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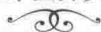
〔奥〕斯·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下)

〔奥〕斯·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 奥 ) 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682-1408-7

I. ①一… II. ①茨…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5 ) 第248056号

---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6.5

字 数 / 321千字

版 次 / 2016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8.00元 (全 2 册)

责任编辑 / 王俊洁

文案编辑 / 王俊洁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                    |                    |
|--------------------|--------------------|
| 1. 被遗忘的梦 / 001     | 8. 惊奇的邂逅 / 268     |
| 2. 灼人的秘密 / 008     | 9. 迟偿的心债 / 303     |
| 3. 热带癫狂症患者 / 074   | 10. 看不见的收藏 / 329   |
| 4.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127 | 11.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 343 |
| 5. 月光巷 / 168       | 12. 象棋的故事 / 352    |
| 6. 恐惧 / 187        | 作者年表 / 404         |
| 7. 一颗心的沦亡 / 236    |                    |



## 6. 恐惧

依莱娜太太离开她情人的住所，迈步下楼时，那无名的恐惧又猛然揪住了她的心。一个像陀螺似的黑色的东西忽然在她眼前旋转着，嗡嗡地响起来，她的两个膝盖冷得硬挺挺的，她不得不赶快抓住栏杆，免得一头栽下去。她壮着胆子来进行这种十分危险的会面，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对这突然袭来的震颤，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尽管每次回家时她都竭力抵御，但每次她都在那荒唐可笑的恐惧如此毫无来由地袭击面前败下阵来。来会面时，不用说，她一路上非常轻松。那时，她让车子在街拐角停住，她快步走来，头也不抬，几步就到了楼门口，然后匆匆上楼，她知道他正在屋里刚刚急速打开的门后等着她呢，然而这第一阵恐惧，这确实包含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的恐惧，却在见面时热烈的拥抱里消散了。但没过多久，

当她想要回家时，那神秘的恐惧便涌上心头，她直打冷战，这里掺杂着一种深感内疚的惶恐不安的痴呆的幻觉：似乎街上每一个陌生的目光都能从她的神态上看出她是从哪儿来的，并且对她慌乱的举止毫无礼貌地微微一笑。这种预感引起的不安，在她偎依在她情人身边的最后几分钟就盘踞着她整个的心灵了。要走的时候，她的两手由于精神紧张而哆哆嗦嗦颤抖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急切地制止他的热情在临别时爆发出来；走开，但愿她心中的一切也跟着永远走开，离开他的寓所，离开他住的楼房，离开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回到自己安静的市民小天地里去。她几乎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她怕看见自己目光中的狐疑神情，然而又很有必要检查一下，看是否由于慌张她的服装上留下什么痕迹，把这欢乐的时刻泄露出去。接着又是那些离别前白费唇舌的安慰人心的话语，由于激动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那几秒钟她正藏在门后窃听有没有上楼下楼的声音。但外面已经潜伏着恐惧了，它焦躁地抓住她，粗暴地使她的心停止了跳动，她只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下几级楼梯，直到她感到那神经质地积聚起来的力量完全用尽了才停下来。

于是，她闭着眼睛站了一分钟，贪婪地吸了吸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凉爽的空气。这时，楼上有一扇房门“砰”地关上了。她吃惊地震动了一下，赶快走下楼梯，两只发抖的手往下拉了拉那块厚厚的面纱。现在，那最后的可怕时刻又在威胁着她，使她不敢穿过楼门走上大街，说不定会碰上路过的熟人劈面问她从哪儿来，也许她会陷入谎言的混乱和危险中：她像一个准备助跑的跳远运动员一样低下头，突然下了决心朝着半开的大门急跑过去。

到了门口，她跟一个刚好想进来的女人撞了个满怀。“对不起，”她惶惑不安地说，打算赶紧从她身旁走过去。但那个女人迎面拦住了门，闪



着恶意嘲弄的目光，气冲冲地凝视着她。“这回我可把您当场逮住了，”她毫无顾忌地扯着粗野的嗓门喊道。“当然啰，一个规规矩矩的太太，所谓的规规矩矩！她有丈夫，有钱，什么都有，但还不知足，还要变着法儿的从一个可怜的姑娘手里把她的情人夺走……”

“天哪……你怎么了……你弄错了……”依莱娜太太断断续续地说，笨手笨脚地想要逃跑，但那个女人用她粗壮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门，冲着她尖声大骂起来：“不，我没有搞错……我认得您……您是从我的朋友艾都阿德那儿来的……现在我终于把您逮住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近来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了……原来是因为您的缘故……您这个下贱的……”

“发发慈悲吧，”依莱娜太太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打断她的话，“请你不要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她无意中又退回楼道里来。那个女人讥消地望着她。看到依莱娜吓得发抖，看到她这样明显的一筹莫展，她觉得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因为她现在正面带自以为是的、因嘲弄人而洋洋得意的微笑打量着她的牺牲者。由于心怀恶意的怡然自得，她的声音变得很大，相当得意。

“这么看来，那些偷汉的女人，原来都是结了婚的太太，一些又高贵又讲究的太太。蒙着面纱，当然要蒙着面纱啦，好在事后还可以到处都装扮成这种正经女人……”

“什么……你到底想跟我要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得走了……”

“走……那是当然的啦……到您丈夫那儿去，走进那个温暖的小房间，装扮成高贵的太太，让仆人给脱大衣……但像我们这样的人谁管她是不是像狗一样饿死，当然这跟您这样的一个高贵的太太是不相干的……就

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人，那些规规矩矩的夫人也要把她最后的一点儿东西偷走……”

依莱娜猛地打定了主意，在一种暧昧的启示下屈服了，她把手伸到钱包里，使劲地抓了一把钞票。“这儿，这是给你的……但你现在要放我走……我决不会再来的……我向你发誓。”

那个女人恶狠狠地瞪着她，把钱接过去。“没廉耻的东西，”她同时嘟哝道。依莱娜太太听到这句话，不禁吓得一颤，但她看见对方给她让开了门，便急忙冲了出去，活像一个自杀的人从塔顶“噗”的一声落在地上，急促地喘着气。她向前奔跑着，觉得一个个面孔就像变了形的鬼脸似的从眼前晃过去，她两眼昏花，拼命挣扎着跑到停在拐角的一辆汽车里。像扔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把自己的身体甩在靠垫上，随后她心中的一切就全僵化不动了，当司机终于吃惊地问这位古怪的乘客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她木然地朝他望了好一会儿，她那神志恍惚的大脑才最后明白了他的话。“到南站，”她慌忙顺口说道，可是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跟踪她，便又说：“快，快，请您快点开！”

汽车走在路上，她才明白这次相遇使她多么震惊。她轻轻地动了动自己又僵又冷的已麻木的垂在身边的双手，忽然周身战栗起来，好像打寒战似的。喉头有苦丝丝的东西往上涌，她觉得恶心，同时产生一种无名的憋人的愤怒，在抽她的筋抓她的心搔她的肝。最好让她大喊一阵，或者让她挥拳大闹一番，以便摆脱这种像钓钩一样扎在大脑里的回忆所引起的恐怖感；那副带着嘲讽笑意的粗野的面孔，那股从那个穷女人恶浊呼吸中发出的卑鄙齷齪的气息，那张充满仇恨的脸，那个一个劲儿往外喷下流话的放荡的嘴，那个举得高高的威胁过她的像要谁命的拳头，时时浮现在她的脑际。这种厌恶感越来越强烈，向她的咽喉越爬越高。同时，那迅速滚动



的汽车在马路上摇来摇去，当她想起她手头的钱也许不够付车费的时候，她才让司机减慢车速，因为她把所有的钞票都给了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赶快示意停车，倏地跳出车去，又把司机吓了一跳。幸而她剩下的钱够用了。但她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懵懵懂懂地闯到另一个区里来了，来到终日忙碌的人群之中，他们的每句话，每一瞥目光都使她的肉体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她的膝盖好像由于恐惧而变得瘫软了似的，不想往前迈步了，但她必须回家，于是她便使出全身的力气，以一种非凡的毅力，跌跌撞撞地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好像跋涉在沼泽地或没膝的雪里一样。终于她到了家，冲上楼梯，起初有些慌张，但为了避免因烦躁不安而惹人注意，她立刻克制住了自己。

现在，年轻的女仆帮她脱下大衣，她听见隔壁房间里她的男孩跟小妹妹吵吵嚷嚷地玩耍，内心逐渐平静下来。当她的目光看到处处都是自己的一切，又亲切又可靠，她的脸上才又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采，同时那秘密的心潮也就从她那痛苦而紧张的胸膛滚动过去了。她取下面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满面春风地走进餐室，她丈夫正坐在准备用晚餐的桌子旁边看报。

“晚了，晚了，亲爱的依莱娜，”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着，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的面颊，这不由得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他们在餐桌旁边坐下来，他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到哪儿去了这么久？”

“我去……去……阿麦丽那儿了。她需要去办点事……我陪她走了一趟。”她又补充说，可是已经对自己这么欠考虑、说谎说得这么糟生气了。从前她总是预先准备好一套细心想出、经得起任何询问的谎话，可今天这恐惧竟使她忘了这一点，被逼得只好笨嘴拙舌地临时编造。她突然想

到：如果她丈夫像他们最近在剧院里看过的那个剧里的人物一样打电话去探问呢……

“你怎么了？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精神恍惚……你为什么还不把帽子摘下来呀？”她丈夫问。她不禁吓得一哆嗦，因为她又产生了刚才被当场抓住的那种狼狈不堪的感觉。她赶忙站起来，走进她的房间，摘掉帽子，顺便对着镜子朝那不安的眼睛瞧了好久，一直到她觉得这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而又自信，她才回到餐室里来。

女仆端来了晚饭，像往常一样他们度过了一个夜晚，也许比以前话说得更少，气氛显得更寂寞，那天晚上的谈话都是乏味的、懒洋洋的、经常颠三倒四的。她的思绪不停地飘回原点，每当她想到那个时刻，想到自己遇见那个敲竹杠的女人时的心惊胆战，她的思想便一直惊恐不安地向后躲闪；这当儿，她总是抬起目光，才觉得安全，她柔情地逐件望着那些象征友谊的物品，要知道，每件物品都是为了回忆和纪念才摆到这几间屋子里来的，于是她的心便渐渐轻松、平静下来。墙上的挂钟以钢铁般的步履从容地打破沉寂，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她的心上增添了一些均匀的、无忧无虑的安然节奏。

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到办事处去了，孩子们出去散步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在明媚的晨光中，那次吓人的相遇，事后细究起来已经失去了许多令人焦虑的成分。依莱娜太太首先想起的是，她的面纱很厚，因此那个女人不可能看清她的脸部特征，也不能再认出她来。现在，她冷静地权衡着一切预防措施。她决不能再到他的住所看她的情人了，这样一来，说不定也就铲除了那恐惧再度袭来的可能性。虽然跟那个女人偶然相遇的危险依旧存在，但这在一个二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又是多么不大可能啊，因为她坐在汽车里逃掉了，那个女人是不可能跟踪她的。名

字和住所她全然不知道，她不必担心那个女人根据不清晰的面影，像通常那样蛮有把握地认出她来。但依莱娜太太对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也要有所准备。于是她就摆脱了恐惧，她立刻这样决定：保持安静的态度，什么也不承认，冷静地说那是一种误解，因为除了借机敲诈她的那个女人当场指责过她以外，对于她的那次会面谁也提不出任何证据。依莱娜太太真不愧是首都最著名的一个辩护律师的夫人，她从她丈夫跟他的同行朋友的谈话中知道得很清楚，各种敲诈勾当都可能由于极端无情而立刻改变行情，因为被勒索的人表现出来的任何犹豫、任何刹那间的不安都只会促使他的对手提高价码。

她采取的第一个对策是给她的情人写了一封短信，说她明天不能按约定的钟点来，而且最近几天也都不行。写完重读时，她觉得她头一次用伪装笔体写的这张便条仿佛有点语气冷冰冰的，她本想把这些令人不快的语句改成亲切的话语，这时她回想起了昨天的那次相遇，突然私下里火冒三丈，这恼恨便不知不觉地酿成了字里行间的冷若冰霜的语气。她痛心地发现，她情人的宠爱已把她变成了这么一个低贱的主动者，她觉得自己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现在，她心怀敌意地思量着信上的这些话，她因想到了报复方式而得意，这报复方式便是字条上用冷漠的语气说明来不来会面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她愿意不愿意。

这个年轻人，一个有名的钢琴家，是她有一次偶然参加的晚会上认识的，当然那是一个很小的团体，然而她却想都没想过，甚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她就成了他的情人。他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激发起她的热情，而在她的身上也没有丝毫性感的東西和精神的魅力吸引着他；她委身于他，并不是需要他，也不是渴望得到他，而是出于对抗他的意志的某种情性，出于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理。她既没有由于婚姻幸福而完全满足的

心理，也没有那种女人身上常见的精神兴趣衰退的感觉，在她心里没有任何东西促使她产生找一个情人的需求；从一般的社会眼光来看，她确实很幸福，因为她有一个富有的、智力胜她一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懒散而满意地过着她那舒适、平庸、安静的日子。但这里存在着一种松弛的气氛，它在感官上正如闷热和风暴，形成了一种平稳的幸福状态，这状态比不幸更富有刺激性，而且对于许多女人说来，由于她们一无所求，所以它才正像由于绝望而长期得不到满足一样致人以死命。饱人的贪欲不见得比饿人的小，正是这种生活上的闲适、安逸使她产生了一种追求风流韵事的好奇心理。在她的生活中，哪里也没有阻力。她处处碰到的都是柔情蜜意，处处显现的都是安稳、温情、平淡的爱和家庭的尊敬，她没有想到这样舒适的生活从来都不能从表面来衡量，它总是一种内心空虚的反映，她觉得这种安逸不知怎么竟骗去了她真正的生活。

她少女时期对伟大爱情的朦胧梦想，对陶醉在新婚初年亲切友好的平静生活和做年轻母亲的有趣诱惑中的那种喜悦的朦胧梦想，如今在她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又开始苏醒了，而且像每个女人一样在内心中滋生出一种应付巨大热情的能力，但并没有同时产生决计体验这热情的勇气，以及为这种风流韵事付出应有代价、赴汤蹈火的勇气。就在她觉得无力增添新色彩的称心如意的时刻，这个年轻人怀着毫不掩饰的强烈欲望向她接近，带着艺术的罗曼蒂克的神秘气氛走进了她的安谧的小天地。其他那些男人通常只是说几句平淡无奇的笑话，献点小殷勤，毕恭毕敬地称赞“美丽的夫人”，却不曾当真把她看成女人。而今，她的内心深处又感受到她长大成人以来头一次领略过的那种激情。在她看来，他本人身上也许一点儿迷人之处也没有，只有一层淡淡的哀愁罩在他那怪惹人注目的脸上，对这层悲愁的阴影她竟辨认不清，因为它本来就像他的演奏技巧和那种黯然伤感的

沉思一样全是装出来的，他正是在这种沉思中进行（早已事先准备好的）即兴演奏。对她这样一个生活在不愁温饱的人们周围的人说来，这种忧伤意味着对更高级生活的向往，这种生活曾经从许多书中五彩缤纷地跃入她的眼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出现在许多剧本中。于是，她便无意中被拖出她的日常感情界限之外来观察这新的生活现象了。但是，一个女人的好奇心总是不自觉地跟性感联系在一起的。她的一声赞扬使他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瞥了这位太太一眼，从这声喝彩里反映出来的对艺术家感染力的印象比一般礼貌性的表示也许更富有热情，而这第一瞥目光一下子就拨动了她的春心。

她大吃一惊，同时感到一种充满恐惧的欢乐：在一次谈话中仿佛一切都被这种神秘的情光照得透亮，烧得通红，这次谈话使她那不可按捺的好奇心得到了鼓励，变得更强烈，以致她在一次公开举办的音乐会上也不回避跟他再次相见。接着，他们便经常会面，很快就不再单靠偶然机遇相会了。她至今为止很少想到她对音乐的品评会有什么价值，她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艺术感，可是现在，正像他对她一再强调的那样，她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他这个真正艺术家的知音和顾问，正是这个身份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促使她几周之后就轻率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他想在家里给她，只给她一个人演奏他最新的作品。可能他心里有一半这样的善良意图，但他们见了面就接起吻来，最后她竟不胜惊讶地把自己的身体也给了他。她起初对这意想不到的肉欲的冲动感到震惊，原先由那蒙着神秘色彩的关系引起的精神上的战栗突然不见了，而她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装出全然自愿的，她以为这是自己第一次下决心脱离她生活在那其中的那个安谧的小天地，所以对这并非出自本心通奸的罪恶感也就部分地减轻了。就这样，她的虚荣心竟然把她对那种在最初几天里深感不安的丑行的畏惧变成了一种新的骄傲。但这

种种神秘的情绪的激动，也只是在最初的时日里才经常出现。私下里，她本能地防范着这个人，大都是防卫他心中产生新的东西，也就是最初挑起她好奇心的那种异样的东西。他的奇装异服，他家中的流浪人习气，他那永远摇摆在挥霍和困窘之间的经济状况的杂乱无章，从她的资产阶级眼光来看，这些是令人反感的；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希望艺术家一眼望去就很浪漫，在个人交往方面很文明，是一只狂怒的猛兽，但必须关在道德的铁笼子里。使她陶醉在他的演奏里的那股热情，在她偎依在他怀里的时候完全平静了下来；她的确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疯狂的拥抱。她往往不自觉地就把这种拥抱跟她丈夫的那种多年后仍然羞答答、充满敬意的激情相比较。但现在失足一次以后，她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他那里去，不觉得幸福，也不觉得失望，只是出自某种尽义务的感情和一种习以为常的惰性。她这样的女人，在轻佻的女人甚至在妓女中间也并不少见，而内在的习性却十分顽固，甚至在有外遇的情况下也要维持一种正常的秩序，在放荡的生活中也要保持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方式，在日常生活里尽量装出少有的十分耐心的样子。没过几个星期，她便使这个年轻人，她的情人，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也适应了她的生活习惯，像对待公婆一样，也规定了一周有一天来看他，但她并没有因为有了这层新的关系而放弃自己旧日的生活秩序，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儿新的东西。很快，她的情人就成了为她的存在而装备精良的机器，他像第三个孩子或一辆汽车似的，成了她平淡的幸福生活的某种扩充物，不久，她便觉得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像合法的享乐一样毫无意义了。

然而，第一次，当她本应为这不正当关系付出真正的代价，也就是担着风险的时候，她就开始打小算盘，考虑值得不值得了。她是天生任性，娇生惯养，因有像样的财产而毫无他求的，她不能容忍的第一次不快似乎



多得不得了。她不愿意立刻舍弃哪怕一点点自己内心的安宁，但也几乎从未想过为自己的安逸而抛弃她的情人。

她情人的回音，一封像一个人从梦中惊醒，因神经受刺激而断断续续写出的信，下午就由一个信差送到了。满篇信里都是精神恍惚的恳求、哀怨和悲诉，这使她想结束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决心又有些动摇了。她的情人用最恳切的语言请求她至少跟他短时间地见上一面，如果他因为什么伤了她的感情，也好让他请求她的宽恕。现在，这套新把戏惹得她对他更为不满，她想干脆与他断了关系，让他明白她要高贵得多。于是她便约他到临时想起的一个咖啡馆里去会面，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她就在那里跟一个男演员会过面，当然这件事现在在她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了，因为那个演员是又恭敬又不在意的样子。她心里偷偷地笑着想，这种浪漫事儿在她的生活中是很稀奇的，这种事在她婚后这些年月里已经枯竭了，现在却又繁盛起来。她几乎对昨天与那个女人的唐突相遇感到一种内心的喜悦了，在这次相遇中，她又如此强烈、如此兴奋地体验到长久以来就有的一种真正的感情，她平素相当松弛的神经因此又神秘地震颤起来。

为了防备万一再遇见那个女人，被认出来，这回她穿了一身暗色的不显眼的衣服，戴了另一顶帽子。为了不让人看清她的容貌，面纱她也准备好了，但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固执想法使她把它放到了一边。难道像她这样一个可尊敬的有身份的女人竟能因为害怕见到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女人而不敢上街吗？

瞬间的恐惧感在她走上街头的一刹那才掠过她的心头，那是一种如同人们投身波涛前把脚伸进水里试探时因为觉得冷突然出现的神经性的战栗。但这凉气一秒钟就从她身上飞过去了，接着便是一种稀有的愉快而自得的情绪在她心中冉冉地升起来。她高高兴兴地，轻捷、有力、颤悠悠地

向前走去，步子拉得紧，腿也抬得高，她觉得自己从来不曾迈着这样的步伐走过路。那个咖啡馆离得这么近，甚至她也感到遗憾了，因为此刻有一种意愿正驱使她有节奏地向前走，一直走进这爱情生活的神秘的磁石般的吸引圈。但她为这次会面规定的时间太紧了，不过，她非常放心，确信她的情人早就在等她了。果真不假，他正在角落里坐着呢。她一进来，他便心情激动地跳了起来，她觉得他的情绪激动，又感人又讨厌。她不得不劝他压低声音，他由于内心过分激动，像漩涡猛卷一般，朝她连连质问和抱怨。她呢，根本不说明她不来践约的真正原因，一味玩弄隐晦的词句，这些话因为含混不清使他更加恼火。这一次，她虽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但对自己说过的话还是有些犹疑了，因为她觉得这回突然的逃避和拒绝相见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可是当她经过半小时最紧张的谈话后离开他的时候，她在感情方面对他既没有最起码的表示，也没有丝毫的暗示，她内心燃烧着一种只在少女时代才有的奇异的情感。她觉得仿佛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火花深藏在心底，只等一阵风吹来使它变成火焰，燃遍她的全身。她大步走过来，同时急急地捕捉着整条街向她射出的目光，很多男人的赞赏的目光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强烈地撩拨着她想看看自己面容的好奇心，于是她便在一个花店陈列品的镜子前面突然停住脚步，在红玫瑰和露珠晶莹的紫罗兰的镜框里瞧一瞧自己的美貌。自她少女时代以来，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感觉，全身的每一个感官也从来没有这样充满过活力，婚后最初的日子也好，跟她情人拥抱时也好，在她身体里都不曾闪现过半点这样的火星；现在只能把所有这一切甜蜜的如醉如痴的热情消耗在少得可怜的被限定的时刻里，这种想法让她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她心情烦恼地继续向前走去。到了家门口，她又迟疑地站住了，为的是再舒展胸怀深深地吸上一口这炎热醉人的空气，把此时此刻迷乱的心绪压入

心底，为的是在内心深处再体味一下它——这冒险爱情生活的渐渐平息下来的最后一个浪花。

这时，有一个人拍了拍她的肩头。她转过身去。“你到底又想干……干什么？”突然看见那张可憎的脸，她像吓掉了魂似的结结巴巴地说，使她更吃惊的是她听见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致命的话。她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如果什么时候再碰到那个女人，就说不认识，否认一切，要面对面朝着那敲诈钱财的女人走过去……现在太晚了。

“我在这儿已经等您半个小时了，瓦格纳夫人。”

依莱娜吓得一颤。原来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处。现在一切都完了，只好听天由命任她摆布了。

“我等了半个小时，瓦格纳夫人。”这个女人像责备她似的咄咄逼人地重复着她的话。

“你想干什么……你究竟想跟我要什么……”

“您是知道的，瓦格纳夫人。”依莱娜听到这个名字又吓得一阵痉挛，“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为什么来。”

“我根本没有再见到过他……你不要缠着我了……我再也不会去看他了……再也不……”

那个女人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依莱娜由于情绪激动说不下去了，她才像对待一个部下似的粗暴地说：

“你不要说谎！我一直在你身后跟到咖啡店，”她见依莱娜在往后退缩，又嘲讽地补充说，“我反正没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把我从公司解雇了，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工作，因为赶上了经济萧条时期。喏，干吗不好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呢。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要出来散散步的……跟那些规规矩矩的太太们完全一样。”